

奥地利藏《坤輿萬國全圖》的版本問題

王 耀

摘要: 利瑪窦世界地图的版本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制版时，刻工私自制作了一个图版，在1602年至1607年间印刷后售卖。前辈学者川村博忠、青木千枝子、海野一隆等通过研究字句差异，认为奥地利藏《坤輿萬國全圖》属于刻工私刻本。本文通过揭示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显露出的挖改、裂痕、凹痕等刻版特征，提出新说，认为该图属于1602年原刻版的挖改本。这个原刻版在1603年被李之藻带回杭州后，一直使用到1644年入清之后。目前所知1602年原刻本可增至11件，而现知世界各地藏本中尚未发现刻工私刻本。该项研究有助于刷新国际学界对于利瑪窦地图版本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 利瑪窦 《坤輿萬國全圖》 刻工私刻本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

意大利传教士利瑪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对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利瑪窦制作的展现地圆说和大航海以来世界地理知识的世界地图，强烈冲击了中国人传统天下观，其影响在地域上远远超出中国，波及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

利瑪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大概前后共有五种：分别是1584年广东肇庆《山海輿地圖》、1595-1598年南昌世界地图、1600年南京《山海輿地全圖》、1602年北京《坤輿萬國全圖》和1603年北京《两仪玄览圖》¹。其中原刻本流传至今的只有《坤輿萬國全圖》和《两仪玄览圖》这两种，前者传本较多，后者现知仅存两幅。

利瑪窦世界地图的流传、收藏及版本情况，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及其传本影响大、流传广，因此更受瞩目。目前研究一般将之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1602年原刻本。目前所知共有九件，分别为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本两幅、日本京都大学藏本、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藏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閣文庫）藏本、原克莱芒学院藏本、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天文台藏本、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藏本和俄国国家图书馆藏本²。

二是1602-1607年刻工私刻本。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刻版时，刻工为谋取私利，又私刻了一个图版，印刷后高价出售³。1607年北京暴雨，夜间压塌了存放私刻版的老房子，压坏了印版，

¹ 参见黄时鉴、龚缨晏著《利瑪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² 在2004年《利瑪窦世界地图研究》中共开列七件1602年原刻本（第137-144页），龚缨晏2015年文章中增至九件（龚缨晏：《关于彩绘本<坤輿萬國全圖>的几个问题》，张曙光、戴龙基主编《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一卷·中英双语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4-227页）。

³ [意]利瑪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瑪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

也砸死两名制版工匠⁴。这个图版的特征不明，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两个藏本，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私刻本，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两幅图可能是清初刻本。

三是彩绘本《坤輿万国全图》。这主要包括南京博物馆藏本、韩国首尔大学藏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多种海内外衍生彩色摹绘本。

本文所要讨论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藏《坤輿万国全图》⁵，被学界认为是明代刻工私刻本或是刻工私刻版修复后的清代修订本。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主要依据 1602 年原刻本显露出的木版挖改或裂痕、凹痕等印迹，推定奥地利本属于 1602 年原刻版的挖改本，而地理学会本属于奥地利本图版基础上的清初挖改本，两幅藏本均与刻工私刻版无关。

一、“刻工私刻版”的旧说

根据奥地利藏本上的一张拉丁文便签得知，这幅藏图是 1672 年由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 1625-1696）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 在任 1658-1705）的。殷铎泽 1659 年到中国传教，1671 年至 1674 年间返回罗马教廷⁶，从中国带去了这幅地图。利奥波德一世出身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是其皇家图书馆，因此这幅地图自 1672 年入藏，一直保存至今。



图 1：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坤輿万国全图》

局，2010 年，第 432 页。另见[意]利玛窦著、文铮译，[意]梅欧金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06 页。

⁴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 450 页。

⁵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本，网址：<https://digital.onb.ac.at/rep/osd/?111054F4>，2024 年 6 月 3 日。

⁶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328 页。

奥地利藏本较之于现知的 1602 年原刻本，在地图着色上有其特殊之处。现知原刻本大多是单色墨刻本，个别藏本如宫城县藏本有一些着色痕迹，而奥地利藏本以五色别五洲，除了主图中的椭圆世界地图，还将地图四角的南北半球图、《九重天图》《天地仪》上色。这幅地图属于印本基础上的着色本，并非摹绘本。依据赠送时间（1672）来看，印本应该制作于明末或清初，其依托的木刻版可能是 1602 年李之藻原刻版，或者是利玛窦文献中记载的刻工私刻版，也可能是某个未知的清初刻版。

关于“刻工私刻版”的记载，仅见于利玛窦文献。目前所知，1602 年《坤舆万国全图》制版时，刻工私自制作了一个图版，用于出售牟利，不幸的是这个刻版在 1607 年北京暴雨中损毁。在 1602 年至 1607 年间，“他们已卖出很多幅世界地图，索价甚高”。私刻版在暴雨中并未完全损坏，因为 1608 年万历皇帝命令制作十二幅《坤舆万国全图》时，利玛窦和办事太监曾查看工匠私刻印版的残片⁷。除这些记载之外，目前并不清楚这个私刻版与原刻版有何区别、又具有何种版本特征。

在目前学者研究中，有三个藏本被认为与刻工私刻版有关，分别是意大利学者德礼贤（Pasqale M. d'Elia, 1890-1963）提到的一幅着色本、地理学会本⁸和奥地利本。

1961 年，德礼贤认为一件着色本地图是所谓的“刻工私刻本”。这个藏本是 1929 年德国驻日本外交官福雷奇（E.A.Voretzsch）从东京购买，1933 年带回德国，1958 年该图被转卖给一个美国人后，下落不明。然而，他提出的论据并不具有说服力，比如图上缺少三枚耶稣会印章、第六条屏幅下面“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几个字被漏刻⁹。其实京都大学原刻本中三枚耶稣会印章，也在日本禁教期间被刮掉；日本内阁文库本中多段文字也被去除。日本学者川村博忠（Hirotada Kawamura）认为德礼贤的推论不成立¹⁰，本文同意川村的观点。因为该图下落不明，无法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地理学会本缺少高清图像，因此先从奥地利本入手，讨论刻工私刻本问题。

1986 年、1987 年，川村博忠两赴维也纳，考察奥地利本。在 1988 年文章中指出奥地利藏本的一些特征¹¹，比如《总论横度里分》表上有四处数值错误；地图中刻有“大明一统”，入清后，其中“明”字被用毛笔改为“清”字；一段注记中的“尺寸”被错刻为“尺十”。依据这些区别于 1602 年原刻本的字词差异，川村将其认定为明代刻工私刻本。

1994 年，日本学者青木千枝子更细致地查阅奥地利本，指出其与 1602 年原刻本的更多差异。

⁷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 450 页。

⁸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本，网址：<https://rgs.koha-ptfs.co.uk/cgi-bin/koha/opac-detail.pl?biblionumber=1885>，2024 年 6 月 6 日。

⁹ Pasqale M.d'Elia,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1938-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20, 1961, pp115-116.

¹⁰ [日]川村博忠：《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坤輿萬國全圖』》，《人文地理》第 40 卷第 5 号，1988，第 417 頁。

¹¹ 《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坤輿萬國全圖』》，第 403-423 頁。

例如，1602 年原刻本的“仙多默岛”“仙衣力拿岛”，被写作“圣多默岛”“圣衣力拿岛”；原刻本“四行论略曰：天主创作”中的“主”被误刻成“生”；“画长一百六十一日”被误刻为“画长一百六七一日”；《总论横度里分》中的“别有減分減秒”被误刻成“别有咸分減秒”等¹²。青木由此推论，奥地利本是明代刻工私刻版在 1607 年大水后的修复版的清代改刻本，包括将“大明一统”的“明”字改刻为“清”字¹³。

1995 年，约翰·戴（John Day）同意川村的分析，认为奥地利本属于明代刻工私刻本的改订本，该藏本在 1644 年入清后印制¹⁴。

2004 年，中国学者黄时鉴、龚缨晏以“所谓的‘清初刻版’”笼统称之，依据“大明一统”改为“大清一统”，将之暂视为清初刻本。同时也因为不清楚“清”字到底来自刻版还是后期手工涂改，所以未下定论，留下了或者属于明代刻本、或者属于清初刻版的模糊结论¹⁵。

2005 年，日本学者海野一隆（Unno Kazutaka）不太认同青木观点，认为“大明一统”源自刻本，只是入清后将“明”涂改为“清”，因此不存在清初新刻版。然而海野仍旧将之归为刻工私刻本的行列¹⁶。

之后，高田时雄、龚缨晏、阚维民等学者基本沿用旧说¹⁷，未有新见。

二、1602 年原刻版的挖改、开裂及版缝拼接等痕迹

以日本学者为主的前辈学者对于奥地利本的版本研究，主要着眼于地图中的文字差异，如“圣”与“仙”、“主”与“生”、“寸”与“十”等，进而将之视为 1602 年原刻本与私刻本的区别，推定奥地利本是利玛窦文献中描述的刻工私刻本。

然而，本文依据 1602 年原刻本中显露出的刻版挖改、裂痕、凹痕等，认为奥地利本属于 1602 年原刻版的挖改本，并非刻工私刻本。

1602 年《坤舆万国全图》是由李之藻以木版刻印的，由六条屏幅组成，每个屏幅高 1.79 米，

¹² [日]青木千枝子：《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坤輿萬國全圖〉について》，《汲古》1994 年第 25 號，第 52-57 頁。

¹³ [日]河野通博：《青木千枝子さんの〈坤輿萬國全圖〉研究》，《地理》1998 年第 12 期，第 84-90 頁。

¹⁴ 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n *Imago Mundi*, 1995, Vol.47, p.112-113.

¹⁵ 《利瑪窦世界地图研究》，第 146-147 頁。

¹⁶ [日]海野一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の諸版》，《東洋学報》2005 年第 1 期，第 101-143 頁。

¹⁷ [日]高田时雄：《俄藏利玛窦<世界地图>札记》，《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593-604 页。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百年回顾》，（澳门）《文化杂志》2021 年第 111 期，第 142-156 页；《关于彩绘本<坤輿萬國全圖>的几个问题》，张曙光、戴龙基主编《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一卷·中英双语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24-229 页。阚维民：《伦敦本利氏世界地图略论》，《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年，第 314-325 页。

宽 0.69 米，拼合起来总长约 4.14 米。通过观察 1602 年原刻本中的痕迹，发现木刻版在刊印过程中，多次进行了挖改和补片处理。

（一）葡萄牙国名的挖改及痕迹

青木千枝子指出现存的《坤舆万国全图》原刻本，实际上是 1602 年原刻版的修订本，原刻版初版在日本存有摹本，两相比较发现欧洲大陆上葡萄牙国名由“拂郎机”及一段注记“拂郎机乃回回误称，本名波尔杜曷尔”，改为“波尔杜瓦尔”¹⁸。

结合表 1 可见，观察原刻本初版摹绘本，初版在“大西洋”和“拂郎机”之间的海域中，书写有一段注记。刻工在对原刻本修订时，用“波尔杜瓦尔”替代了“拂郎机”，并在刻版中将注记刮掉，再制作了一块带有海波纹的长方形补片。从原刻本的修订本来看，补片上的海波纹明显与周围海域的海波纹，纹路并不一致。在奥地利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块长方形补片印痕。

表 1：《坤舆万国全图》中的葡萄牙国名与长方形补片印痕

1602 年《坤舆万国全图》原刻本初版的摹绘本

（“拂郎机”与注记“拂郎机乃回回误称，本名波尔杜曷尔”）



宫城彩绘本¹⁹



东北大学本²⁰

（“波尔杜瓦尔”与挖改后的长方形版痕）



奥地利本

¹⁸ [日]青木千枝子：《わが国における〈坤輿万国全図〉模写図の諸問題について》，《人文地理》1991 年第 5 號，第 508-509 頁。

¹⁹ 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藏彩绘本，网址：

https://eichi.library.pref.miyagi.jp/da/detail?libno=&data_id=041-70139-1%20target=，2024 年 6 月 3 日。

²⁰ 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网址：

<https://www.i-repository.net/contents/tohoku/kano/ezu/kon/kon.html>，2024 年 6 月 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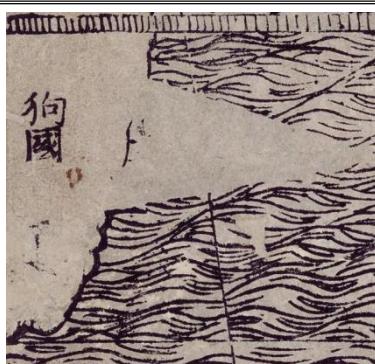
1602 年《坤輿萬國全圖》原刻本修訂本 (“波爾杜瓦爾”)

宮城本²¹京都大学本²²明尼苏达本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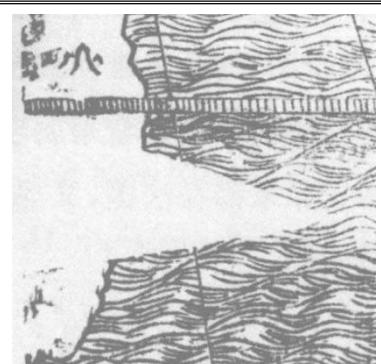
(二) “狗国”附近的三角形补片印痕

高田时雄指出在亚洲东北部“狗国”旁边的海陆相接处，1602年原刻版中应该脱落了一块三角形木片，之后曾雕刻带有海波纹的补片²⁴。观察奥地利本，可以清晰看到这块补片的印痕。

表 2: 《坤輿萬國全圖》原刻本中的三角形缺痕与补片

内閣文庫本²⁵

宮城本

圣彼得堡本²⁶

²¹ 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藏本，网址：https://eichi.library.pref.miyagi.jp/da/detail?libno=&data_id=041-70138-1%20target=，2024年6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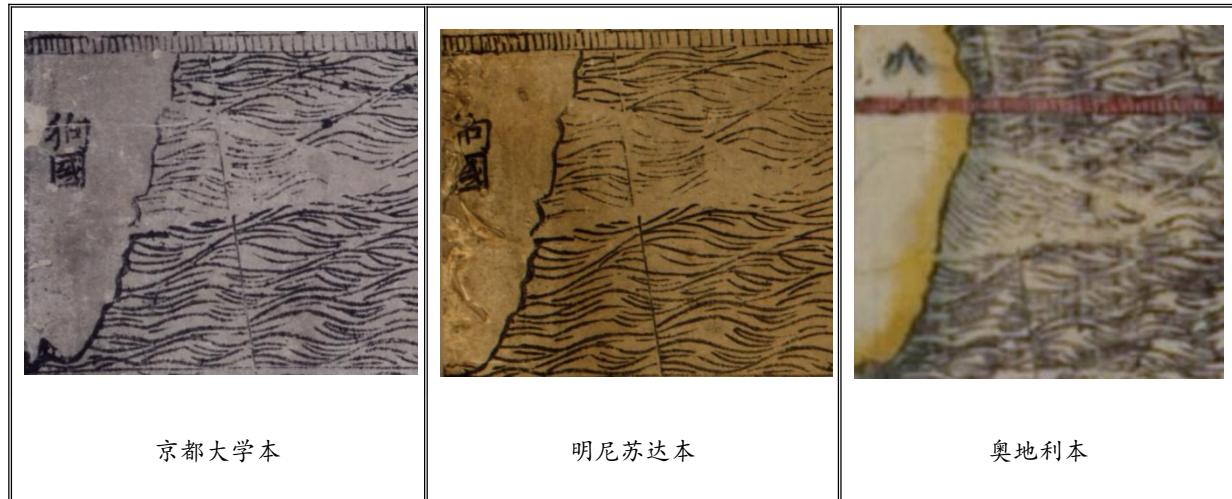
²²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网址：<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547#?c=0&m=0&s=0&cv=0&r=0&xywh=-32105%2C-745%2C80593%2C14888>，2024年6月3日。

²³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藏本，网址：<https://www.loc.gov/item/2010585650/>，2024年6月3日。

²⁴ 《俄藏利玛窦<世界地图>札记》，第 601-602 页。

²⁵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网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L/4163701>，2024年6月3日。

²⁶ 俄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转录自《俄藏利玛窦<世界地图>札记》，第 601 页。



上述两处补片是独属于1602年李之藻原刻版的不易变更的物理性特征，刻工在制作私刻版时，没有必要同样模刻这两处明显的缺憾。

（三）原刻版中划痕、裂痕或凹痕的五处印迹

因为木版的天然属性，容易发生干裂或木片脱落；也可能因为刷印用力不均、反复使用、木版磕碰等外力所致，导致木版开裂等损伤。这些木版中的划痕、裂痕或凹痕等特征，在1602年印本中留有印迹。根据这些不同原刻本中的一致印痕，可以推导出原刻版的木版状况，将之作为辨别地图是否属于1602原刻本的重要版本特征。

本文新发现五处印迹，举述如下：

——表3.A。在地图中北美洲东部海域的海波纹中，有一条长约18厘米的空白长条痕迹。在不同原刻本的相同位置，都有这个长度基本一致、外观类似龙形的印迹。因此，在原刻版的相应位置，应该存在一条长长的裂痕或划痕。

——表3.B。在欧洲大陆西北部的大西洋中，有一条长约13厘米的长条空白印痕，并且不同原刻本中印痕虽然方向一致，但是长度和宽度略有差异，推测这应该是原刻版中的一处木版开裂，裂痕随着自然干裂或人为刷印而略有扩展。

表3：1602年原刻版中划痕、裂痕的印迹

A.“如里汉岛”东部海域长条形划痕或裂痕的印迹（长约18厘米）

（说明：表3与表4中相同位置的地图出处一致，不再单独标注）



宮城本



奧地利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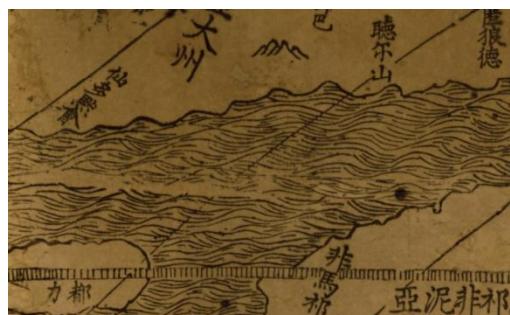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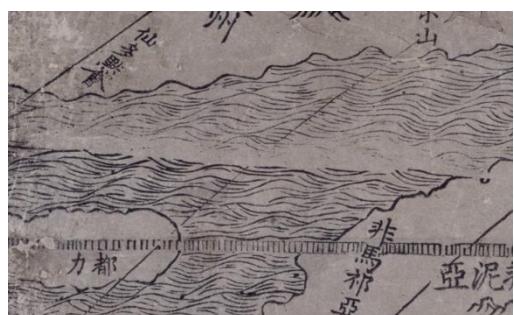


京都大学本



明尼苏达本

B.“都力”北部海域划痕或开裂的印迹（长约13厘米）



——表 4.A。在加勒比海东部海域中，有一处宽约 5 厘米的凹痕，有可能是原刻版的雕刻损伤或者木片脱落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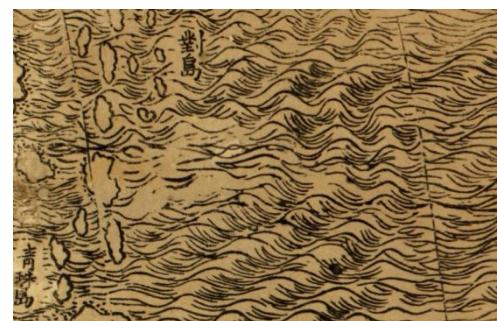
——表 4.B。在中北美洲西部海域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附近，有一处宽约 2 厘米的凹痕，位置一致、形态相同。这应该与原刻版中的木片脱落有关。

——表 4.C。在日本列岛的南部海域、北回归线北侧，有两处分别宽约 1.5 厘米和 1 厘米的凹痕，有可能与原刻版木片脱落有关，或者也可能是刻版中的天然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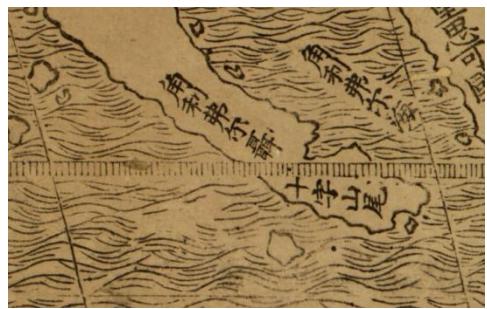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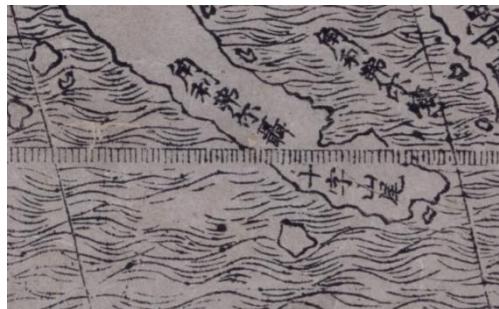
表 4：1602 年原刻版中凹痕的印迹

A.“对岛”南部海域凹痕的印迹（宽约 5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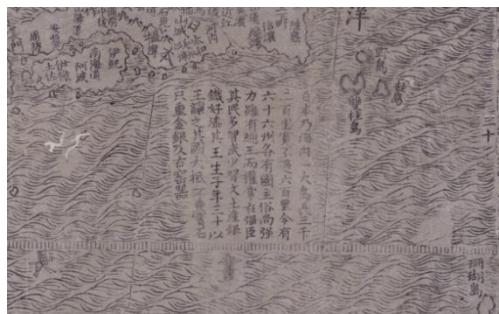
(说明：宫城本中红圈为本文所加)



B.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西部海域凹痕的印迹（宽约 2 厘米）



C. 日本南部海域两处凹痕的印迹 (右边宽约 1.5 厘米, 左边宽约 1 厘米)



1602 年原刻版中的裂痕、划痕和凹痕是天然形成或者人力所致，相应的印痕可以被视为 1602 年原刻本《坤舆万国全图》的可靠辨别标识。刻工制作的私刻版，即使发生开裂和损伤，也不会

如此一致。因此奥地利本与原刻本在裂痕、划痕、凹痕等物理性特征上完全一致，可以判定其源自于 1602 年原刻版。

（四）版缝拼接痕迹

1602 年原刻本是由六条屏幅拼接而成，每个屏幅又由大小不等的版片组成。依据海野一隆和高田时雄研究²⁷，各版片结构、大小如图 2 所示。奥地利本的版缝拼接痕迹，与原刻本完全一致。刻工制作私刻版时，似乎没必要追求版片大小和排列与原版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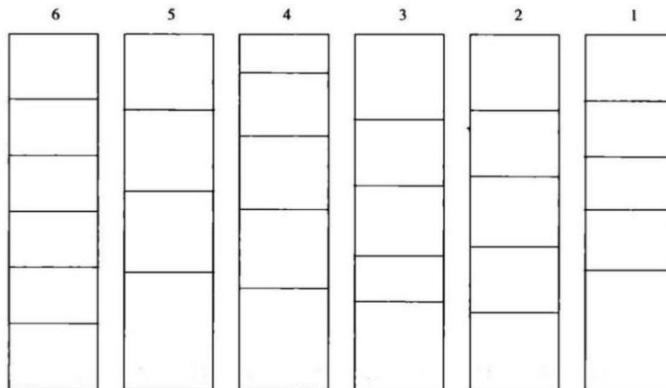


图 2:1602 年《坤舆万国全图》原刻版的版片结构（据高田时雄图改绘）

小结

（一）奥地利本属于 1602 年李之藻原刻版的挖改本

依据 1602 年原刻版中的两处补片、五处裂痕、划痕或凹痕以及版片拼缝等特征来看，奥地利本源自于 1602 年李之藻原刻版。只是 1602 年原刻版制作完成后，经过多次挖改修订。比如海野一隆根据葡萄牙国名、李之藻注记等挖改痕迹，将 1602 年原刻本分为初版和修订版；高田时雄依据“狗国”旁边三角形补片的状态差异，认为现存原刻本分三次印刷。也就是说，1602 年原刻版在后续刷印过程中，会时有挖改。因此，川村博忠、青木千枝子等前辈学者指出的奥地利本中的数值与个别字词（尺寸与尺十、仙与圣等）差异，大概是原刻版上出现的新的挖改痕迹或者印本上的手工涂改。因此，奥地利本属于 1602 年李之藻原刻版的挖改本，而且较之于现知的原刻本，木版挖改更多、刷印时间更晚。虽然“清”字肯定是 1644 年入清后涂改，但何时刷印（明末还是清初）很难断言。

（二）地理学会本是 1602 年原刻版的挖改版（奥地利本的印版）的清初修订本

该藏本由维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于 1858 年捐赠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²⁸。1917

²⁷ 海野一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の諸版》，第 126 頁；高田時雄：《俄藏利瑪竇〈世界地圖〉札記》，第 598-599 頁。

²⁸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第 2 页。

年巴德利 (J.F.Baddeley) 最早介绍该图²⁹, 同年希伍德 (E.Heawood) 文章中也提及该图³⁰。1918 年翟林奈 (Lionel Giles) 更进一步研究了地理学会本, 指出《总论横度里分》表中有四处数值错误³¹。1988 年, 川村博忠查阅了地理学会本, 将之于奥地利本进行对比研究, 两者在《总论横度里分》表上的四处错误相同, 但地理学会本将奥地利本与原刻本中的“大明声名”改为“中国声名”、“大明海”改为“大清海”, 由此川村认为地理学会本源自于清初刻本。1994 年, 青木千枝子也对比了奥地利本与地理学会本, 她认为奥地利本是明代刻工私刻版修复版的清代修订第一版, 地理学会本是对此做了进一步修订的清初版本³²。2004 年, 黄时鉴、龚缨晏将之归入清初刻本³³。



图 3：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坤舆万国全图》³⁴

(图中红圈为本文所加。左上是“狗国”东边的三角形补片印迹、上中是北美洲东部海域的龙形长条、右上是北欧西部海域的长条印痕、左下是加勒比海东部的凹痕、下中是日本南部海域的两处凹痕、右下是葡萄牙海域的长条形补片印痕)

²⁹ J.F.Baddeley, Father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Map, 1584-1603,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0, No.4, 1917, pp.254-270,

³⁰ E.Heawood,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Ricci Maps,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0, No.4, 1917, pp.271-276.

³¹ Lionel Giles,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World Map of Father Ricci,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2, No.6, 1918, pp.367-385;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3, No.1, 1919, pp.19-30.

³² 《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坤輿万國全圖〉について》, 第 57 頁

³³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第 144-145 页。

³⁴ 地理学会本《坤舆万国全图》照片由复旦大学丁雁南帮助拍摄, 特致谢忱。

观察地理学会本的图像，可以发现“狗国”附近的三角形补片印迹、北美洲东部海域和北欧西部的两处长条痕迹、加勒比海东部海域和日本南部海域的三处凹痕以及葡萄牙海域的长条形补片印痕。基于这些印本特征，可以认定地理学会本仍旧是刷印自 1602 年李之藻原刻版。同时考虑到其与奥地利本存在同样的四处数值错误，并且进一步抹去了明代痕迹（大明海、大明声名），根据约翰·戴和川村博忠的观察，地理学会本中的“大清海”“大清一统”来自于刻版³⁵，因此地理学会本应该是在 1602 年原刻版的修订版（奥地利本的印版）基础上，入清后的进一步挖改本。也就是说，1602 年印版在 1603 年被李之藻带回杭州后，至少一直到 1644 年清朝建立之后仍在使用。

（三）现知藏本中没有刻工私刻本

依据本文分析，奥地利本和地理学会本的版本身份清晰浮现出来，两者都属于 1602 年李之藻原刻版基础上的挖改本。1602 年原刻版在刷印过程中，时有挖改修订，目前来看大致顺序如下：

——1602 年原刻版初版。版本特征包括：（1）《九重天图》中书写“第八重二十八宿天七千年作一周”；（2）李之藻序文中的“元朱思本画方分里”与“语不云乎在夷则进”；（3）葡萄牙被称为“拂郎机”，旁注“拂郎机乃回回误称，本名波尔杜曷尔”。原刻本初版在性质上属于试印，数量极少，目前仅在日本发现摹本（见表 1）。

——1602 年原刻版修订本。版本特征包括：（1）将《九重天图》中文字改写为“第八重二十八宿天四万九千年作一周”；（2）李之藻序文改为“唐贾南皮画寸分里”和“异人异书世不易遘”；（3）葡萄牙国名改为“波尔杜瓦尔”，去除旁注并以带有海波纹的长方形补片替代。现知九件原刻本都属于这一版本。

——1602 年原刻版修订版的挖改本，即本文分析的奥地利本，新的版本特征包括《总论横度里分》表中的四处数值错误，其中的“别有减分减秒”被改成“别有咸分减秒”；原刻本的“仙多默岛”“仙衣力拿岛”，被写作“圣多默岛”“圣衣力拿岛”等。

——1602 年原刻版修订版的挖改版的清初挖改本，即地理学会本。在奥地利本的印版基础上，1644 年入清后，继续挖改处理了明代痕迹（大明海、大明声名）。

因此，宽泛而言，基于 1602 年原刻版制作的奥地利本和地理学会本，也应被归入原刻本系列。目前现知原刻本可以扩充至 11 件，它们出自同一印版，只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修订而已。而利玛窦文献中描述的刻工私刻本，依旧特征不明，在目前已知的世界各地藏本中，尚未发现刻工私刻本。如果将来发现哪一件《坤輿萬國全圖》印本中没有本文提及的两处补片、五处裂痕、凹痕等损伤或缺憾，它可能才是存世的刻工私刻本。

³⁵ 参见 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p.112. 川村博忠：《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所蔵の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図『坤輿萬國全圖』》，第 415 頁。

补记：日本学者青山宏夫（Aoyama Hiro'o）在 2024 年新发表的一篇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引入日本的文章中，指出了一处 1602 年原刻本的挖改痕迹³⁶。如右图所示，在宫城本中“西红海”以北的红海海域内，有一处五字地名被抹掉的痕迹，五字地名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汉字“河”。这一痕迹同样出现在京都大学本、内閣文库本、明尼苏达本中，所以这应该是原刻版上的人为修订。此处将河名雕刻在红海内，应该是刻工误刻所致。因此在发现这一疏忽后，刻工在木刻版上顺着海波纹的纹路，用刻刀尽力划掉字体凸痕，才留下这一基本遮盖在海波纹中若隐若现的模糊印记。这里也应该被视为 1602 年原刻版的一处版本特征。

以之反观奥地利本与地理学会本，因为图像像素低、图面模糊，很遗憾仅能看到相应位置的墨色略浅与周边海波纹，无法辨识是否同样如此。只能补记于此，期待日后的查验。



New Studies on the Edition of Matteo Ricci's World Map in the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WANG Yao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editions of Matteo Ricci's world map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scholarly attention. When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world map ‘坤舆万国全图’ was carved on wood in 1602, the carver secretly made another woodblock of the same kind, and then the world maps of the carver's secret edition were printed and sold between 1602 and 1607. The former scholars Hirotada Kawamura, Aoki Chieko and Unno Kazutaka,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in words and phrases, believed that the printed copies in the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belonged to the carver's secret edition. However, based on the

³⁶ Aoyama Hiro'o, *The Introduction of Ricci's World Maps into Edo Period Japan: A Detailed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Maps*, in *Reimagining the Globe a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East Asian Legacies of Matteo Ricci's World Map*, edited by Laura Hostetler, Leiden: Brill, 2024, pp.149-150.

modifications, cracks and dents in Ricci's 1602 woodblock, it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Austrian map belong to the revised edition of Ricci's 1602 woodblock. After being brought back to Hangzhou by Li Zhizao in 1603, the original woodblock was used until 1644, when the Qing Dynasty was founded.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known copies of the 1602 original woodblock could be increased to eleven, and no map of the carver's secret edition has been found in known col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is study has contributed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the editions of Ricci's maps.

Key Words: Matteo Ricci, *Kunyu Wanguo Quantu*, carver's secret edition,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作者简介：王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中西交流史、地图学史、新疆历史研究。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6 号楼 邮编：100081

邮箱：wangyao701@163.com

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

本会は、16世紀以降の西洋文明の東漸とそれに伴う文化・言語の接触に関する研究を趣旨とし、具体的には次のような課題が含まれる。

- 1、西洋文明の伝来とそれに伴う言語接触の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
- 2、西洋の概念の東洋化と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新語彙の交流と普及に関する研究
- 3、近代学術用語の成立・普及、およびその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 4、欧米人の中国語学研究（語法、語彙、音韻、文体、官話、方言研究等々）に関する考察
- 5、宣教師による文化教育事業の諸問題（例えば教育事業、出版事業、医療事業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 6、漢訳聖書等の翻訳に関する研究
- 7、その他の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例えば、布教と近代文明の啓蒙、近代印刷術の導入とその影響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本会は、当面以下のような活動を行う。

- (1) 年3回程度の研究会
- (2) 年2回の会誌『或問』の発行
- (3) 語彙索引や影印等の資料集（『或問叢書』）の発行
- (4)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の各種コーパス（資料庫）及び語彙検索サービスの提供
- (5) (4) のための各種資料のデータベースの制作
- (6) 内外研究者との積極的な学術交流

会員

本会の研究会に出席し、会誌『或問』を購読する人を会員と認める。

本会は、言語学、歴史学、科学史等諸分野の研究者の力を結集させ、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目指している。また研究会、会誌の発行によって若手の研究者に活躍の場を提供する。学問分野の垣根を越えて多くの参集を期待している。

本会は当面、事務局を下記に置き、諸事項に関する問い合わせも下記にて行う。

〒564-8680 吹田市山手町3-3-35 関西大学以文館3階 KU-ORCAS

第3プロジェクト室

E-mail:u_keiichi@mac.com

代表世話人：内田慶市